

揭來塵世笑春風——金代劉仲尹詞之情感意涵及創作心態析論

陶子珍*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通訊作者：陶子珍
通訊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E-mail: tao@utapei.edu.tw
投稿日期：2014 年 5 月
接受日期：2014 年 8 月

摘要

金代詞人劉仲尹為世宗大定至章宗明昌之際(西元 1161 ~ 1195 年)知名詞家,金·元好問《中州樂府》選存其詞 11 闕,詞中多有委婉寄意之表達,其情感意涵主要可分為「閨情」、「閒情」兩部分:就閨情言之,可含賅兩內容:(1) 斷腸今古夕陽中——觸物傷感;(2) 明月朱扉幾斷魂——相思惆悵。就閒情言之,則含賅三內容:(1) 輕花吹攏麥初勻——田園逸趣;(2) 三吳清興入淋浪——飲酒歡愉;(3) 笑拈金翦下醪醺——風流雅興。劉仲尹之人格與思維,受金代中期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之影響甚深,故其詞之創作心態特徵,可從兩方面析之:(1) 政治環境之動蕩:厭倦逃避;(2) 社會生活之安定:追求享樂。是知劉仲尹詞頗能另創意境,樹立獨特風格,乃研究金代詞學發展不可忽略之重要環節。

關鍵詞：金代、詞人、劉仲尹、情感意涵、創作心態

Came to This World on the Spring Wind, Happy Smile -- Liu Zhong Yin of the Jin Dynasty, an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Meaning in His Works and His Creative Mentality

*Tzu-Chen Tao**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 Corresponding author: Tzu-Chen Tao

Address: No. 101, Sec. 2, Zhongcheng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R.O.C.)

E-mail: tao@utapei.edu.tw

Received: May, 2014

Accepted: August, 2014

Abstract

Jin dynasty poet Liu Zhong Yin He lived from “Sejong Dading” to “Zhang Zong Ming Chang” (AD 1161 ~ 1195). Jin Dynasty poet Haowen, of “Zhongzhou Dynasty” fame, saved eleven of his poems, in many of which he expressed affection as euphemism. His emotion and mea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love” and “leisure”: First, love, contains two themes: (1) current and former heartbroken at sunset -- contact with something sad; (2) the bright moon red doors almost makes lethal -- melancholy. Second, leisure, contains three themes: (1) flowers in light breeze throughout the cornfield -- farmland, happy, fun; (2) in the Shan Wu, elegant mood, carefree -- drinking pleasure; (3) smiling, holding a pair of scissors to “Tu Mi” cut down -- merry masaoki. Liu Zhong Yin’s personality and thinking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tmosphere of the Jin Dynasty. His creative mindset in poetry can be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First, seeking escape from political turbulence. Second,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life: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With these, Liu Zhong Yin’s poems established a unique style, which is importan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Jin Dynasty.

Key words: *Jin Dynasty, poet, Liu Zhong Yin, emotional meaning, creative mentality*

壹、前言

金代詞人劉仲尹為世宗大定至章宗明昌之際（西元 1161 ~ 1195 年）知名詞家，金·元好問《中州樂府》選存其詞 11 闕，唐圭璋據以輯入《全金元詞》。吳梅《詞學通論》曰：「按《中州樂府》錄龍山作十一首，而《詞綜》僅選其二。遺山選擇至嚴，此十一首，無一草草，不知竹垞如何去取也。」¹是知現存劉仲尹詞乃經過同朝選家嚴格汰選，盛行於當世，²並受後代學者肯定非粗率之作，實不可等閒視之。故析其作品內容之情意與創作之心境，當可體現金代中期詞壇之發展形勢。

貳、劉仲尹生平概述

劉仲尹，字致君，號龍山，遼陽蓋州（今遼寧省蓋縣）人，後徙沃州（今河北省趙縣）。金海陵王正隆 2 年（西元 1157 年）進士，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劉致君見異人〉曰：「龍山劉仲尹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榜擢第。釋褐贊皇尉。」³是知其二十歲及第授官，推之生年則應在金熙宗天眷元年（西元 1138 年）。仲尹「家世豪侈，而能折節讀書」⁴，有詩云：

日日南軒學蠹魚，隱中獨愛隱於書。
兒癡婦笑謀生拙，不道從來與世疎。⁵

又外孫李獻能（字欽叔），嘗言仲尹所遇奇人異事。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劉致君見異人〉載：

（劉仲尹致君）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梢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為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尚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迹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為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⁶

此事不辨真偽，惟仲尹能詩則無有疑，詩、樂府俱蘊藉，其〈墨梅〉、〈梅影〉二詩，尤為人稱重，⁷金·元好問《中

¹ 吳梅：《詞學通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117；清·朱彝尊（號竹垞）《詞綜》所輯劉仲尹詞為：〈浣溪沙〉（繡館人人倦踏青）及〈琴調相思引〉（蠶欲眠時日已曛）等二闕。

² 李藝：《金代詞人群體研究》曰：「在大定明昌年間的詞人中……，劉仲尹的〈鷓鴣天〉、〈浣溪沙〉等等，可以說這類詞作在當時是相當盛行的。」（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08），頁 117-118。

³ 收入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下冊（太原：山西古籍，2004），卷 50，頁 1183。

⁴ 同註 3，金·元好問：《中州集詩人小傳·劉龍山仲尹》，卷 41，頁 860。

⁵ 金·劉仲尹：〈自理〉，見金·元好問編：《中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冊 1365，卷 3，頁 3。

⁶ 同註 3，頁 1183-1184。

⁷ 金·劉祁《歸潛志》曰：「劉仲尹致君，……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為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王（五）換殿更三唱雞，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4，頁 31。

州集》錄其詩 28 首。另於金世宗大定 5 年（西元 1165 年）曾撰〈開元寺修圓照塔記〉，有《龍山集》，今佚。仕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為都水監丞，終管義軍節度副使，卒年不詳，女嫁與河中李彥實為妻。⁸

參、劉仲尹詞所流露之情感意涵

李藝《金代詞人群體研究》曰：「金代初期戰爭給北方經濟生產帶來很大破壞，……經過了幾十年戰亂，人們愈益感覺到了生命的珍貴與生活的難得，再加之最高統治者這樣的提倡與喜愛，於是乎在北宋之世風行百年不衰的綺豔詞風又重新席卷而來，風靡於世，文人詞客們制作出了相當數量的這一類詞作，寫女性女音的綺豔婉媚之詞相當常見。《中州樂府》中選有相當數量的豔情詞，可看出當時詞壇確有豔詞復熾的態勢。」⁹而劉仲尹詞 11 闕，皆為小令，全屬短調，作者於詞中多有委婉寄意之表達，傾吐「閨思」、「閒散」之心聲。茲就仲尹詞之特色，分為「閨情」、「閒情」兩部分探討之：

一、閨情

閨情，本是婦女思所愛之情，訴諸詞，則多為柔媚綺豔之作。惟當時詞壇雖有「豔詞復熾」之態勢，然歷代詞風幾經遞變，風格頓殊，氣韻迥別，不僅另闢蹊徑，亦別開生面。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曰：

金代中期勃興的閨情詞在題材上因襲了花間詞，但是已經遠遠不同於花間詞的風調。……金代中期詞人們的閨情詞作已經超越了代女子立言的創作範式，而能夠更多地展露寫作者真實的內心情懷，即能夠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來進行詞的創作，抒寫自己真實的情志。¹⁰

綜觀劉仲尹閨情詞作，不失婉約本色，而豐富之情意與細膩之心思，則予人感受深刻。

（一）斷腸今古夕陽中——觸物傷感

不同時序景物之轉換，多種物象情懷之投射，為閨中無名愁緒之起始，劉仲尹詞中亦見感物應情之作，如：

〈鷓鴣天〉

樓宇沉沉翠幾重。輓轡亭下落梧桐。
川光帶晚虹垂雨，樹影涵秋鵲喚風。
人不見，思何窮。斷腸今古夕陽中。
碧雲猶作山頭恨，一片西飛一片東。¹¹

此詞「雅麗婉約」，¹²上片描寫翠幕層疊，屋宇深邃，輓轡汲水亭下梧桐葉落，散發出幽深隱微之氣息；而向晚時分乍雨忽晴，虹彩映襯著波光水色，秋風吹起，樹影搖動，鵲鳥啼鳴，則更顯煙雨蕭索之淒清。其氛圍是：「一種色彩迷離的

⁸ 以上有關劉仲尹生平之撰述，參金·劉祁撰《歸潛志》；吳梅著《詞學通論》；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王慶生著《金代文學家年譜》；牛貴琥著《金代文學編年史》及王慶生編著《金代文學編年史》等。

⁹ 同註 2，頁 127-128。

¹⁰ 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頁 91。

¹¹ 以下所引劉仲尹詞，皆據唐圭璋編：《全金元詞》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9-41。未免冗贅，故不逐一標註。

¹² 黃兆漢：《金元詞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103。

蒼涼，一種心意波蕩的空濛，一種呼之欲出的抑鬱之氣。」¹³然勾起詞人傷懷之原由，乃是對「人」之思念，並從山頭碧雲「一片西」、「一片東」，愈分愈遠之狀態，惹動內心之離愁別緒，惟相見難期，晚景落寞，詞人因「不見」而生「恨」，終至「腸斷」，無有窮盡。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曰：「劉仲尹的〈鷓鴣天〉……輾轉與梧桐，川光與樹影，沒有旖旎的閨閣景象，有的卻是蕭疏，甚至有幾分蒼勁的景物，已經完全區別於花間風味。」¹⁴

劉仲尹寄閨情於靜觀詠嘆之中，以多重物象作為創作主體，交織出情感之律動，別有韻致。如：

〈南歌子〉

榴破猩肌血，萱開鳳尾黃。舊間風簟雪肌涼。一枕濃香。魂夢到巫陽。
雲紵描瑤草，蓮腮洗玉漿。碧梧深院小藤牀。此意一江春水正難量。

榴破鮮紅，萱開豔黃，一「破」、一「開」，色彩繽紛絢爛，牽動精魂，撩起綺麗夢境；而「風簟」與「雪肌」、「雲紵」與「瑤草」、「蓮腮」與「玉漿」等，「皆是關情處」，¹⁵然卻隱於碧梧深院之中，潛藏在其內心深處。最後詞人通過「小藤牀」之眼前景象，呼應「一枕濃香」，並藉一江春水，比喻追憶過往之曾經；惟江水固難量，而好夢亦難再尋。又〈謁金門〉詞：

簾半窳。四座綠圍紅簇。歌盡玉臺連夜燭。歡緣仍恨促。休唱蓮舟新曲。煙水畫船搖綠。腸斷鴛鴦三十六。紫蒲相對浴。

簾帷半掩，花團錦簇，連更徹夜，笙歌鼎沸，詞人周遭儼然一幅熱鬧縱情之歡樂景象；但上片末句一「恨」字，乃將整個意境全盤翻轉；後綴「促」字，則更加快美好時光之流逝。而下片仲尹觸景傷懷，言與所歡相別斷腸，眼前卻有眾多鴛鴦於紫蒲成雙成對浴水嬉戲，使孤單自己望之心碎，致不願再唱新曲，顯現執著情懷。終乃乘船飄搖，浮蕩於霧靄迷離中，與蒲草、蘆葦空自相對，心物交融之餘，更見悲情。

（二）明月朱扉幾斷魂——相思惆悵

所謂「多情自古傷離別」，¹⁶向來是閨情詞之基調，劉仲尹追懷舊事，情思悠遠，將癡心怨離之苦，寫得真切動人。如：

〈鷓鴣天〉

騎鶴峰前第一人。不應著意怨王孫。當時豔態題詩處，好在香痕與淚痕。
調雁柱，引蛾顰。綠窗絃索合箏纂。砌臺歌舞陽春後，明月朱扉幾斷魂。

夏承燾等編選，吳無聞等注釋《金元明清詞選·金詞》劉仲尹〈鷓鴣天〉（騎鶴峰前第一人）題解曰：「這是對已

¹³ 何永康：〈劉仲尹〈鷓鴣天〉（樓宇沈沈翠幾重）賞析〉，見唐圭璋主編：《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上海：江蘇古籍，1989），頁54。

¹⁴ 同註10，頁92-93。

¹⁵ 宋·史可堂：〈鷓鴣天〉（危闌看見），收入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88），冊4，頁2862。

¹⁶ 同註15，宋·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冊1，頁21。

經幻滅的綺夢的回憶，是為一個歌女而發的。」¹⁷開頭首句，詞人借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乘白鶴駐於緱氏山巔，數日而去之典，¹⁸形容女子超塵絕俗之美好，並謂其在讓人傾心，無限向慕後，卻又悄然離開，實為不該；語含怨怪，但難捨癡情，僅記當時之「好」：豔態、題詩，往事歷歷，而如今乃空餘「香痕」伴「淚痕」。下片則以女子彈撥箏絃之樣態，表達詞人對其一舉手、一投足、一顰眉之記憶，細緻深刻。楊柏嶺《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曰：「那些彌漫在詞人心靈的瞬間遺痕，形象地揭示著詞人對情感永恆的生命感悟。」¹⁹因此當曲終人散後，緣雖已盡，情卻難了，詞人仍沉湎於一往情深之哀傷中，無法自拔。劉仲尹尚有一闕類似之作：

〈鷓鴣天〉

璧月池南翦木棲。六朝宮袖窄中宜。
新聲蹙巧蛾顰黛，纖指移箏雁著絲。
朱戶小，畫簾低。細香輕夢隔涪溪。
西風只道悲秋瘦，卻是西風未得知。

詞中女子翦木而棲，衣著合宜，沒有豪華之居室，亦無豔麗之妝扮，生活自然樸實，心思則簡單純真；只見其纖指撥絃，本欲排憂遣懷，怎料卻惹動情思。而下片之朱戶、畫簾，一「小」、一「低」與「細」香、「輕」夢相互呼應，將之阻隔於煙水之外，時空迷茫，相思難了；惟即因香之

「細」、夢之「輕」，故憔悴為伊，而無人知曉，致瘦減容光，亦只道悲秋。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曰：「從況周頤所舉劉仲尹兩首〈鷓鴣天〉（按：（騎鶴峰前第一人）、（璧月池南翦木棲））來看，花間詞的綺豔之態幾乎在劉詞中已經不見了踪迹，而為一種清疏、澹蕩的意象所代替。」²⁰

二、閒情

閒情，是一種自在閒散之心情，一種無所憂慮之精神現象。王定勇《金詞研究》曰：「樂天有云：閑居之樂，『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咏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出於這樣的背景，龍山詞的內容幾乎全為吟咏煙霞、流連風月，充滿閒適之音、安恬之氣。」²¹故仲尹詞除上述閨情之作外，閒暇心境之自適滿足，亦是其情感抒發之主要內涵。

（一）輕花吹攏麥初勻——田園逸趣

自然風物之幽美，田園景色之清新，蓄積平靜和諧之氣息，蘊涵人們對生活怡悅之美好願望。劉仲尹以切身真實之體驗：「細蕾初看柳麥肥，春風得得遶窗扉」，²²寫出對淳樸農村生活之熱愛，有詞云：

〈琴調相思引〉原誤作攤破浣溪沙，茲據詞律改

¹⁷ 夏承燾等編選，吳闓庵等注釋：《金元明清詞選》（北京：人民文學，1997），頁24。

¹⁸ 見舊題漢·劉向：〈王子喬〉，《列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1058，卷上，頁13-14。

¹⁹ 楊柏嶺：《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合肥：黃山書社，2007），頁45。

²⁰ 同註10，頁90。

²¹ 王定勇：《金詞研究》（揚州：揚州大學，2006），頁81。

²² 同註5，金·劉仲尹：〈窗外梅蕾〉二首之二，卷3，頁5。

蠶欲眠時日已曛。柔桑葉大綠團雲。
羅敷猶小，陌上看行人。翠實低
條梅弄色，輕花吹攏麥初勻。鳴鳩聲
裏，過盡太平村。

農家種桑養蠶，蠶肥葉大；一「大」字，寫出桑之精神。²³而田野小路，行人往來其間，更有青春年少之採桑姑娘。清·許昂霄《詞綜偶評·金詞》：「〈琴調相思引〉劉仲尹羅敷二句，翻用〈陌上桑〉古辭。」²⁴仲尹藉歌詠羅敷，²⁵呈現生氣勃勃，恣意浪漫之天然情態。而當日色黃昏，人們陶醉於翠實、梅色、輕花、麥攏之顧盼中，耳聞鳴鳩之悅耳啼聲，構築成一幅閒適太平、恬淡優美之田園圖畫，令人心曠神怡。張子良《金元詞述評》謂此詞：「聲情俊逸，神致悠然，殊不讓六朝陌上采桑之歌，唐人田園詠讚諸作專美於前矣。」²⁶

(二) 三吳清興入淋浪——飲酒歡愉

人生行樂，不可無酒，舉凡民俗節日、祭祀慶典或集會宴樂等，皆離不開「酒」之感染力。仲尹攜酒而游，曾為賞牡丹「三月揚州載酒車」，²⁷於閒適生活中，縱情享受酣醉之痛快。〈鷓鴣天〉一詞即云：

滿樹西風鎖建章。官黃未裏貢前霜。
誰能載酒陪花使，終日尋香過苑牆。
修月客，弄雲娘。三吳清興入淋
浪。草堂人病風流減，自洗銅鉶煮蜜
嘗。

風起樹搖，將宮廷園林掩閉於清秋之中，一「鎖」字，則凸顯內外分別；苑裡黃花未經霜欺，尚兀自開放，而有誰能夠帶酒尋花，甚至不惜越過牆圍。詞人灑脫放逸，邀月、約雲，游賞長江下游三吳一帶，於天地之間，盡情酣飲，暢快淋漓。所謂：「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²⁸惟其雖醉後病酒，韻致頓減，但煮蜜嘗甘，又不失閒情。

(三) 笑拈金翦下醪醪——風流雅興

楊柏嶺《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曰：「閑游的玩樂不是喪志，而是光彩奪目的風流。」²⁹仲尹藉賞玩「春風」、「春山」等情景，領會「春情」、「春事」之美妙，於安閒生活中，釋放享樂情懷，有〈浣溪沙〉詞四闋：

貼體宮羅試袂衣。冰藍嬌淺染東池。
春風一把瘦腰支。戲鏤寶鈿呈翡
翠，笑拈金翦下醪醪。最宜京兆畫新
眉。

²³ 況周頤《蕙風詞話·劉仲尹詞》：「清奴學作小令，未能入格。幡《中州樂府》，得劉仲尹『柔桑葉大綠團雲』句，謂余曰只一『大』字，寫出桑之精神，有它字以易之否。斯語其庶幾乎。略知用字之法。」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市：新文豐，1988）冊5，卷3，頁4457。

²⁴ 同註23，清·許昂霄：《詞綜偶評》，冊2，頁1569。

²⁵ 樂府歌辭〈陌上桑〉：「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收入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冊2，卷28，頁410。

²⁶ 張子良：《金元詞述評》（臺北市：華正書局，1979），頁47。

²⁷ 同註5，金·劉仲尹：〈西溪牡丹〉，卷3，頁3。

²⁸ 同註15，宋·蔡挺：〈喜遷鶯〉（霜天清曉），冊1，頁197。

²⁹ 同註19，頁122。

此詞近乎「側豔之作」，³⁰ 詞人贊頌女子身姿輕盈，因袂衣貼體、春風攬腰而知瘦，並著力描寫其刻意精心之打扮：服飾色彩輕柔淡雅，頭飾釵環富貴華麗。而從「戲鏤」、「笑拈」之舉動中，知其心閒意適之愉悅；最後詞人借用漢·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甚美之典，³¹ 愈見風雅之情味。又詞云：

萬壘春山一寸心。章臺西去柳陰陰。
藍橋特為好花尋。別後魚封煙漲闊，
夢回鸞翼海雲深。情知頓著有如今。

詞人直率吐露多情韻事，即使春山萬壘、柳樹陰陰，仍難掩一片真心，然如今人去、書闌、夢亦深，怎不教人相思。是以詞人尋花，藉唐·裴航遇仙女雲英處之藍橋，³² 表現特殊浪漫之風情。又詞云：

繡館人人倦踏青。粉垣深處簸錢聲。
賣花門外綠陰輕。簾幕風柔飛燕燕，
池塘花煖語鶯鶯。有誰知道一春情。

此詞寫出百無聊賴之閒情，風和日暖、百花綻放、鶯聲燕語等無邊春意，竟有誰知曉？而一「倦」字，點出其由，然更因「門外」綠陰之輕，方使「牆內」簸錢，聲聞於外，此以門、牆為界，自內向

外，顯現從容寧靜、悠閒自得之氣息。又詞云：

摩腹椎腰春事非。樂天猶恨小樊歸。
多生餘念向來癡。往事半隨殘夢轉，
飛詞不盡短封題。竹奴應笑減腰圍。

此闋以唐·白居易家之歌妓樊素，將放之歸，白居易作〈不能忘情吟〉，凡二百五十五言之典，³³ 謂已由愛生恨之癡情，恨其「半隨殘夢，半惹晴（情）絲。」³⁴ 然摩腹椎腰春事已非，紙短情長人亦難捨，致形容憔悴，瘦減腰圍；而明知竹奴「應笑」，但仍執著不悔。詞人割愛投閒，隨興詠懷，流露出無盡依戀。

王定勇《金詞研究》謂：「龍山樂府又有〈浣溪沙〉四首，內容言情，詞風綺麗豔冶。其一云：貼體宮羅試袂衣。……頗有宮體的風味。其綺靡香豔，何止綺錯婉媚而已。」³⁵ 另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則曰：「這兩首〈浣溪沙〉詞：『萬壘春山一寸心。……』又：『繡館人人倦踏青。……』題材上雖然稍涉情事，但從基調上來說，已經更多地帶有一種閑適的情調。」³⁶ 故綜觀仲尹四闋〈浣溪沙〉之作，可知詞人藉纖靡妍媚之語，將情思糾葛之悲歡，寄託於「笑拈醪醑」、「藍橋尋花」、「垣內簸錢」以及「摩腹椎腰」等閒暇優游之生活中。

³⁰ 同註 12，頁 103。

³¹ 見漢·班固：《漢書·張敞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冊 10，卷 76，頁 3222。

³² 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2，卷 50，頁 313-315。

³³ 見唐·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序〉，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冊 14，卷 461，頁 5250。

³⁴ 同註 15，宋·方岳：〈沁園春〉（鶯帶春來），冊 4，頁 2837。

³⁵ 同註 21，頁 82。

³⁶ 同註 10，頁 101。

肆、劉仲尹詞所體現之創作心態

劉仲尹詞之內容，雖僅以閨情、閒情兩大類為主要創作意涵，但就其作品觀之，不難發現仲尹於客觀具體之生活中，承受來自外界環境與生活事變等因素之刺激，引發個人深切之體驗與內心強烈之感受。王先霈《文藝心理學讀本》曰：「社會環境對人的情緒、心境有著更大的作用。歷史學、社會學通常所說的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會給文藝家的心境打上時代的烙印。個體置身其中的具體的環境更是給文藝家以直接的影響。」³⁷而劉仲尹之人格與思維，即受當時金代中期之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之影響甚深。故以下擬從這兩方面，分析其創作上所體現之心理意識與心態特徵：

一、政治環境之動蕩：厭倦逃避

金熙宗統治時期，政局不穩，派系集團奪權鬥爭，因此造成群臣疑懼，人心惶惶。而後海陵王完顏亮取得政權，則是急功好利，一意孤行，以致民怨四起。李桂芝《遼金簡史》曰：

自天德三年至正隆五年（1151～1160年）間，完顏亮營造燕京、汴京兩處宮室，打造軍器，修造戰船，役使民夫工匠數百萬，耗費資財甚巨。百姓久困轉輸，不勝疲敝。帑藏匱乏，又加賦於民。諸路簽軍、括馬，更使天下擾攘，民不聊生。自正隆三年始，

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風起雲湧，遍布全國，「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強烈震撼著金朝的統治。³⁸

劉仲尹為金海陵王正隆2年（西元1157年）進士，是知其步入仕途，正值兵甲並起，國內騷然之際；惟所任皆地方官吏，職位不高，亦因之有接觸社會、體察民情之機會，並親身感受從熙宗至海陵王二十餘年來之動蕩紛擾，是以不免滋生厭惡倦怠、消極躲避之心理：

一枕濃香。魂夢到巫陽。（〈南歌子〉）
（榴破猩肌血）

鳴鳩聲裏，過盡太平村。（〈琴調相思引〉）
（蠶欲眠時日已曛）

繡館人人倦踏青。粉垣深處簾錢聲。
（〈浣溪沙〉）（繡館人人倦踏青）

歌盡玉臺連夜燭。歡緣仍恨促。（〈謁金門〉）
（簾半窳）

劉仲尹身處於連年征戰、矛盾衝突之環境，面臨「草堂人病」之生活困境，雖有憤怨、有不滿，卻選擇逃避於「夢」中，以「人倦踏青」、「擲錢戲樂」、「徹夜笙歌」之消極方式，對抗生存之無奈。嘗言：「閉門人客少，書籍遶床堆。」³⁹「愛買僻書人笑古，痛憎俗事自知清。」⁴⁰亦即期許自己得以安然逃離亂世之漩流。麼書儀《元代文人心態》曰：「人有著對於生命的留戀和趨利避害的本性，特別是在動亂之中，會表現得更加強烈。」⁴¹

³⁷ 王先霈：《文藝心理學讀本》（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9），頁148。

³⁸ 李桂芝：《遼金簡史》（福州：福建人民，2000），頁230。

³⁹ 同註5，金·劉仲尹：〈秋盡〉，卷3，頁3。

⁴⁰ 同註5，金·劉仲尹：〈別墅〉二首之一，卷3，頁5。

⁴¹ 麼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2001），頁10。

海陵無道，用兵海內，使民間百姓：「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⁴² 幾無寧歲，是以仲尹原本試圖以遠離現實來自我救贖，但社會存在之醜惡現象與巨大之生活壓力，即使已強作忍耐，亦難獲得心境上之超脫。瑞士·榮格（Jung, C. G. 1875 ~ 1961）《心理學與文學》（*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曰：

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複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一點殘餘，……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深開鑿過的河床。⁴³

又王先霈《文藝心理學讀本》曰：

心境不是由某一個現存性刺激引起，而是由一種或多種痕迹性刺激引起的。某個或某些刺激對主體產生了強大而深刻的作用，當主體脫離了與刺激物的直接接觸，甚至當主體將這些刺激遺忘之後，它們所引起的情緒狀態卻繼續保留下來。⁴⁴

故劉仲尹此時之心境，除「我欲禪居淨餘習，湖灘枕石看游魚。」⁴⁵ 消極逃避之情緒外，更泛化出「歡緣仍恨促」之眷戀心態及寄望未來能有「過盡太平村」之美好歲月。李藝《金代詞人群體研究》曰：

「只有從飽經戰亂中走過來的人，才會更加珍惜這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這種淳樸的民風。」⁴⁶

二、社會生活之安定：追求享樂

金主完顏亮被殺身亡後，其從弟完顏雍繼位為世宗，世宗在位 27 年，改革官制，整飭吏治，並扭轉政局，從而擴大統治基礎與範圍，乃金朝之全盛時期。李桂芝《遼金簡史》曰：

世宗完顏雍，……他吸取完顏亮失敗的教訓，注意緩和社會矛盾，安定秩序，發展生產，鞏固統治。……調整了與南宋的關係，結束了與南宋的戰爭，確定了金與南宋對峙的政治格局。⁴⁷

戰火熄滅後，國家不再有征戰、殺戮，「南北講好，與民休息。」⁴⁸ 人民因此得以安居樂業。而劉仲尹亦浸沐於升平盛世之氛圍中，不禁釋放出盡情享受世俗歡樂生活之思維：

誰能載酒陪花使，終日尋香過苑牆。
修月客，弄雲娘。三吳清興入淋浪。
（〈鷓鴣天〉（滿樹西風鎖建章））
調雁柱，引蛾顰。綠窗絃索合箏簧。
（〈鷓鴣天〉（騎鶴峰前第一人））
新聲蹙巧蛾顰黛，纖指移箏雁著絲。
（〈鷓鴣天〉（璧月池南翦木棲））

⁴² 元·脫脫等撰：《金史·世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冊1，卷8，頁203。

⁴³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南京：譯林，2011），頁85。

⁴⁴ 同註37，頁146。

⁴⁵ 同註5，金·劉仲尹：〈西溪牡丹〉，卷3，頁3。

⁴⁶ 同註2，頁115。

⁴⁷ 同註38，頁232-233。

⁴⁸ 同註42。

戲鏤寶鈿呈翡翠，笑拈金翦下醪醪。
最宜京兆畫新眉。（〈浣溪沙〉（貼體宮羅試袂衣））

章臺西去柳陰陰。藍橋特為好花尋。
（〈浣溪沙〉（萬壘春山一寸心））

楊忠謙《政權對立與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詩壇研究》曰：「金代大定後期至明昌間，詩壇受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的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金代這段時期社會承平、經濟繁榮，而這又與江西詩派產生的社會背景相似。穩定的社會背景會促進各種文學藝術的發展，文人士大夫也往往會表現出『雅化』的審美情趣。」⁴⁹顯然劉仲尹受當時創作風氣之影響，於「快樂」之心情狀態下，以歌酒娛情，以賞花尋樂，更以畫眉為戲；雖然此應與其豪侈之家世，不無關係，但亦是一種自在安閒心理之體現。唐·白居易〈序洛詩〉曰：「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⁵⁰因此「這種太平心理的玩心突出表現為一種人間性、世俗化的享樂情懷。」⁵¹惟仲尹追求享樂之心態，乃以政局穩定、社會祥和為基點，是對太平治世之感動，而藉享受歡娛來表達生命之感受。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曰：

文學藝術表現的對象，是具體的社會生活和豐富的人的內心世界，……文

學用以表現其內容的形式是浸透了作家主觀情緒的藝術形象。⁵²

又吳思敬《心理詩學》曰：

別林斯基也高度評價社會環境對人的內心生活的影響：「不管人的內心生活多麼豐富、華美，……一個活人，在他的靈魂裡，在他的心理，在他的血液裡，負載著社會的生活：他為社會的疾病而疼痛，為社會的苦難而痛苦，隨著社會的健康而蓬勃發展，為社會的幸福而感到快樂。」⁵³

故劉仲尹之享樂心態，是在經歷混亂局勢後，一種及時行樂想法之宣泄，是欣賞玩味現實生活和樂安寧之喜悅，亦是尋求人生神閒心適之渴望，進而滿足世俗自在灑脫精神之追求。

伍、結語

劉仲尹家世富裕，受成長背景之影響，其詞作內容多表現才子佳人之思與風花雪月之逸樂，蓋「捫心渺渺，閣淚盈盈，其情最真。」⁵⁴李靜《金詞生成史研究》曰：「金代中期的許多詞人都有閨情詞的創作，……盡管從題材上看稍涉豔情，但是其中所記已經不是想象之詞，不是代人立言，而是作者自己真實的生活和心理體

⁴⁹ 楊忠謙：《政權對立與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詩壇研究》（北京：人民，2010），頁253。

⁵⁰ 唐·白居易：〈序洛詩〉，《白氏長慶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2月），冊1080，卷70，頁12-13。

⁵¹ 同註19，頁122。

⁵² 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淮陽：黃河文藝，1985），頁77。

⁵³ 吳思敬：《心理詩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6），頁74。

⁵⁴ 同註23，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冊4，卷10，頁3451-3452。

驗。」⁵⁵ 仲尹一生主要活動於金海陵王至世宗時期，因政治環境之改易及社會風氣之變化，必然影響詞人心理思維之發展。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雅集詞》曰：「情之悲樂，由於境之順逆。苟當其情，辭無不工，此非可強而致，偽而為也。」⁵⁶ 故從現存劉仲尹 11 闕詞中，可窺知其於創作心態上轉變之軌跡，茲圖示如圖 1。

是知逃避與享樂心態，為仲尹於時代氛圍中所體現之心靈活動，而企求達到「家在龍沙弱水東，榻來塵世笑春風。都將天外蓬壺景，漏作人間畫手工。」⁵⁷ 內心世界之自由超脫，使其作品別具特色。況周頤《蕙風詞話》曰：「元遺山為劉龍山仲尹撰小傳云：『詩樂府俱有蘊藉，參涪翁而得法者也。』蒙則以謂學涪翁而意境稍變者也。嘗以林木佳勝比之。涪翁信能鬱蒼聳秀，其不甚經意處，亦復老幹枒杈，第無醜枝，斯其所以為涪翁耳。龍山蒼秀，庶幾近似。設令為枒杈，必不逮遠

甚。或帶煙月而益韻，託雨露而成潤，意境可以稍變，然而烏可等量齊觀也。」⁵⁸ 因而仲尹詞雖有不及黃庭堅（號涪翁）之處，但仍另創意境，自有獨特風格，頗受矚目，為研究金代詞學發展不可忽略之重要環節。

參考文獻

一、古籍（依作者朝代先後排列）

- 漢·班固（1964）。漢書（全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 漢·劉向（1986）。列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8 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白居易（1987）。白氏長慶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0 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李昉等編（1986）。太平廣記（全十冊）。北京：中華書局。
- 宋·郭茂倩編（1998）。樂府詩集（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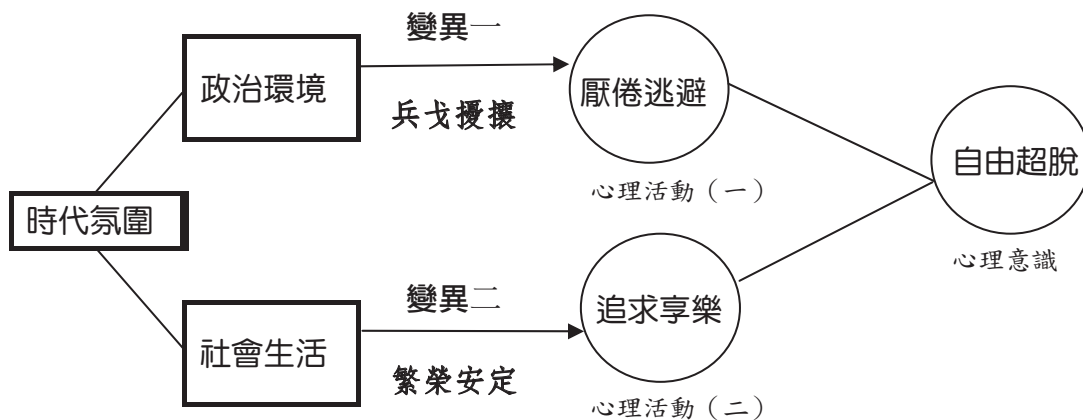


圖 1 劉仲尹詞之創作心態轉變軌跡

⁵⁵ 同註 10，頁 91。

⁵⁶ 同註 23，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冊 4，卷 10，頁 3451。

⁵⁷ 同註 5，金·劉仲尹：〈謝孔遵席後堂畫山水圖〉，卷 3，頁 5。

⁵⁸ 同註 23。

- 金·元好問編（1988）。中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5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金·劉祁（1997）。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
- 金·元好問（2004）。續夷堅志。收入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下冊）。太原：山西古籍。
- 元·脫脫等撰（1975）。金史（全八冊）。北京：中華書局。
- 清·聖祖敕編（1979）。全唐詩（全二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 清·許昂霄（1988）。詞綜偶評。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2冊。臺北市：新文豐。
- 清·謝章铤（1988）。賭棋山莊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臺北市：新文豐。
- 二、近人著作**（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牛貴琥（2011）。金代文學編年史（上冊）。合肥：安徽大學。
- 王先霈（2009）。文藝心理學讀本。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 王定勇（2006）。金詞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揚州大學，揚州。
- 王慶生（2005）。金代文學家年譜（上冊）。南京：鳳凰。
- 王慶生（2013）。金代文學編年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 吳思敬（1996）。心理詩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
- 吳梅（1988）。詞學通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李桂芝（2000）。遼金簡史。福州：福建人民。
- 李靜（2010）。金詞生成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李藝（2008）。金代詞人群體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
- 況周頤（1988）。蕙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5冊。臺北市：新文豐。
- 唐圭璋（主編）（1988）。全宋詞（全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 唐圭璋（主編）（1989）。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上海：江蘇古籍。
- 唐圭璋（主編）（2000）。全金元詞（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 夏承燾等（編選）、吳無聞等（注釋）（1997）。金元明清詞選。北京：人民文學。
- 張子良（1979）。金元詞述評。臺北市：華正書局。
- 馮川、蘇克（譯）（2011）。心理學與文學（原作者：C. G. Jung）。南京：譯林。
- 黃兆漢（1992）。金元詞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楊忠謙（2010）。政權對立與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詩壇研究。北京：人民。
- 楊柏嶺（2007）。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合肥：黃山書社。
- 麼書儀（2001）。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
- 魯樞元（1985）。創作心理研究。淮陽：黃河文藝。

